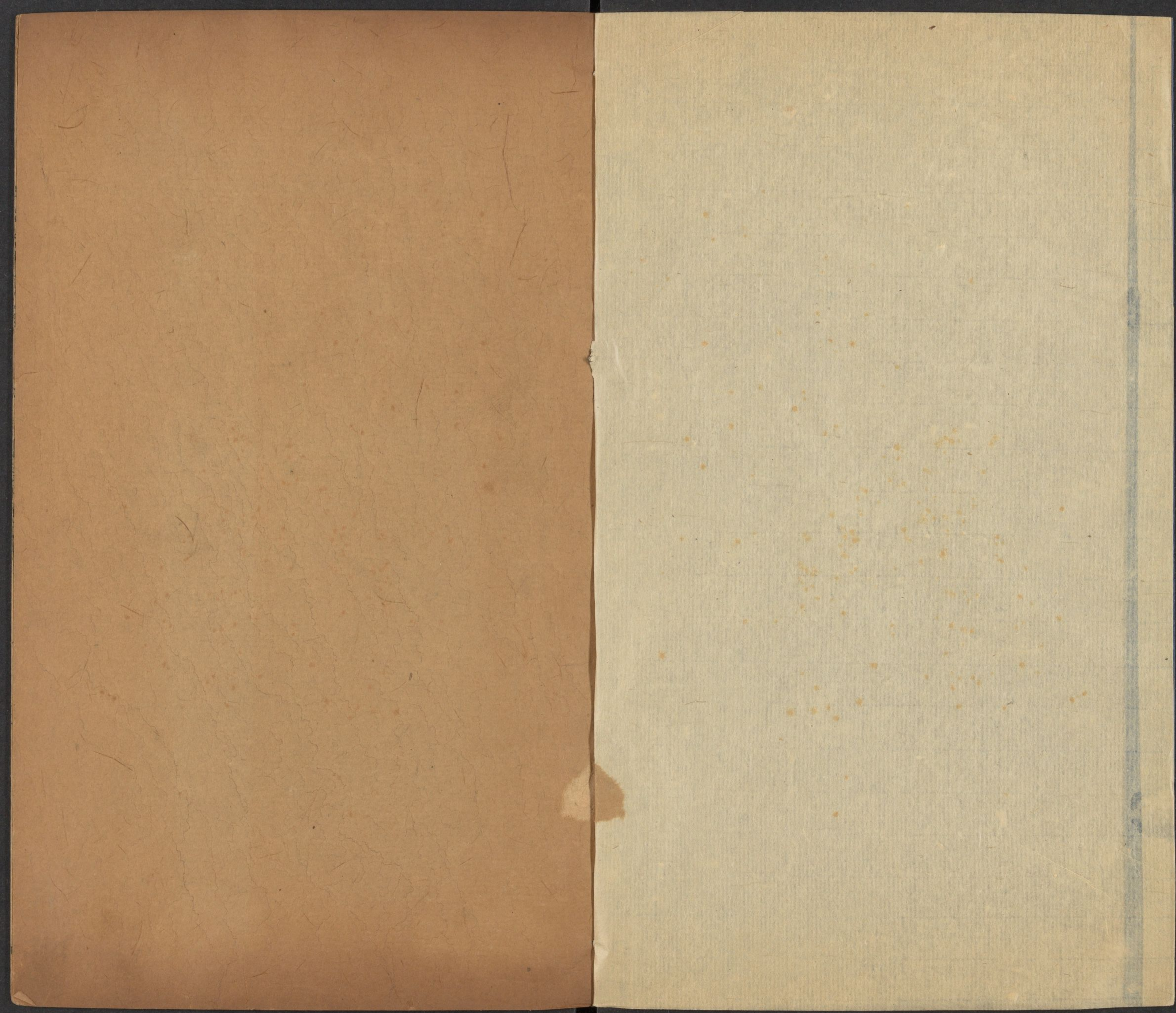


T 1237/7218(4)

4



朱子經濟文衡類編卷之十八

○仁類上

論程子類聚孔孟言仁處

答張南軒

此書專言近世學者立說高妙之弊

類聚孔孟言仁處以求夫仁之說程子爲人之意可謂深切然專一如此用功却恐不免長欲速好逕之心滋入耳出口之弊亦不可不察也大抵二先生之前學者全不知有仁字凡聖賢說仁處不過只作愛

哈佛大學
圖書館
藏

字看了自二先生以來學者始知理會仁字不敢只作愛字說然其流復不免有弊者蓋專務說仁而於操存涵泳之功不免有所忽略故無復優柔厭飫之味克己復禮之實不但其蔽也愚而已而又一向離了愛字懸空揣摩既無真實見處故其爲說恍惚驚怪弊病百端殆反不若全不知有仁字而只作愛字看却之爲愈也某竊嘗謂若實欲求仁固莫若力行之近但不學以明之則有墮埴冥行之患故其蔽愚若主敬致知交相爲助則自無此蔽矣若且欲曉得

仁之名義則又不若且將愛字推求若見得仁之所以愛而愛之所以不能盡仁則仁之名義意思瞭然在目矣初不必求之於恍惚有無之間也此雖比之今日高妙之說稍爲平易然論語中已不肯如此迫切注解說破至孟子方間有說破處然亦多是以愛爲言殊不類近世驚怪恍惚窮高極遠之言也

論言仁序

答張南軒

此段以明善之說非仁字主意所以孔子

論仁每以仁智對言之也

言仁序云雖欲竭力以爲仁而善之不明其弊有不
可勝言者此數句似未安爲仁固是須當明善然仁
字主意不如此所以孔子每以仁智對言之也近年

說得仁字與智字全無分別故於令尹子文陳文子

此論近世之弊

事說得差殊氣象淺迫全與聖人語意不相似觀此

序文意思首尾恐亦未免此病更惟思之如何

此見前輩講學規切之益

再論以愛論仁及類聚言仁

答張南軒

此段謂以愛言仁猶升高自下類聚言仁
其中下學上達之方亦可去其厭煩就簡
之弊

以愛論仁猶升高自下尚可因此附益推求庶其得
之若如近日之說則道近求遠一向沒交涉矣此區
區所以妄爲前日之論而不自知其偏也至謂類聚
言仁亦恐有病者正爲近日學者厭煩就簡避迂就
捷此風已盛方且日趨於險薄若又更爲此以導之
恐益長其計獲欲速之心方寸愈見促迫紛擾而反

陷於不仁耳然却不思所類諸說其中下學上達之
方蓋已無所不具苟能深玩而力行之則又安有此
弊但恐不能人人皆肯如此慤實用功則亦未免尚
此見先生汲汲教人之意
有過計之憂不知可以更作一後序略采此意以警
後之學者否不然或只盡載此諸往返議論以附其
後亦庶乎其有益耳

論苟志於仁之說

答張南軒

此段謂志於仁者方是初學有志於仁之

人

夫舉措自吾仁中出而俯仰無所愧怍更無打不過
處此惟仁者能之顏曾其猶病諸今以志於仁者便
能如此亦不察乎淺深之序矣愚竊以爲志於仁者
方是初學有志於仁之人正當於日用之間念念精
察有無打不過處若有卽深懲而痛改之又從而究
夫所以打不過者何自而來用力之久庶乎一旦廓
然而有以知仁矣雖曰知之然亦豈能便無打不過
處直是從此存養十分純熟到顏曾以上地位方是

入此氣象然亦豈敢自如此擔當只是誠心恭已而天理流行自無間斷爾今說才志於仁便自如此擔當了豈復更有進步處耶又且氣象不好亦無聖賢意味正如張子韶考經首云直指其路急策而疾趨之此何等氣象耶蓋此章惡字只是入聲諸先生言之已詳豈忽之而未嘗讀耶理之至當不容有二若以必自己出而不蹈前人爲高則是私意而已矣

論民非水火不生之說

答張南軒

此段謂仁有甚於水火未見蹈之而死者民非水火不生活於仁亦然尤不可無者也然而水火尤見蹈之而死亡則保合生氣未見蹈之而死者論天地以生物爲心之說

答張南軒

此段謂天地生物爲心此語恐未有病某竊謂此語恐未有病蓋天地之間品物萬形各有事惟天確然於上地隤然於下一無所爲只以生物爲事故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而程子亦曰天只

是以生爲道其論復見天地之心又以動之端言之其理亦已明矣然所謂以生爲道者亦非謂將生來做道也凡若此類恐當且認正意而不以文害辭焉則下語不煩而所論之本指得矣

論孟子不忍之心之說

答張南軒

此段謂孟子此說自首章皆只是發明不忍之心

某謂孟子論此說自首章孺子入井皆只是發明不

忍之心一端而已初無義禮智之心也至其下文乃云無四者之心非人也此可見不忍之心足以包夫四端矣蓋仁包四德故其用亦如此前說之失但不曾分得體用若謂不忍之心不足以包四端則非也今已改正

論仁道無物不體之說

時南軒書來問曰仁專言則其體無不善而已對義禮智而言則發見而爲不忍之心也大抵天地之心粹然至善而人得之

故謂之仁仁之為道無一物之不體故其
愛無所不周 云云

此段謂以義禮智與不忍之心均為發見
恐未安

某詳味此言恐說仁字不着而以義禮智與不忍之
心均為發見恐亦未安蓋人生而靜四德具焉曰仁
曰義曰禮曰智皆根於心而未發所謂理者性之德
也及其發見則仁者惻隱義者羞惡禮者恭敬智者
是非各因其體以見其本所謂情者性之發也是皆

人性之所以為善者也但仁乃天地生物之心而在
人者故特為眾善之長雖列於四者之目而四者不
能外焉易傳所謂專言之則包四者亦是正指生物
之心而言非別有包四者之仁而又別有主一事之
仁也惟是即此一事便包四者此則仁之所以為妙
也今欲極言仁字而不本於此乃槩以至善目之則
是但知仁之為善而不知其為善之長也却於已發
見處方下愛字則是但知已發之為愛而不知未發
之愛之為仁也又以不忍之心與義禮智均為發見

則是在但知仁之爲性而不知義禮智之亦爲性也又謂仁之爲道無所不體而不本諸天地生物之心則是但知仁之無所不體而不知仁之所以無所不體也凡此皆愚意所未安更乞詳之

論以愛名仁之說

答張南軒

此段專一推明仁性愛情之義

某按程子曰仁性也愛情也豈可便以愛爲仁此正謂不可認情爲性耳非謂仁之性不發於愛之情而

愛之情不本於仁之性也某前說以愛之發對愛之理而言正分別性情之異處其意最爲精密而來論每以愛名仁見病下章又云若專以愛命仁乃是指其用而遺其體言其情而略其性則其察之亦不審矣蓋所謂愛之理者是乃指其體性而言且見性情體用各有所主而不相離之妙與所謂遺體而略性者正相南北請更詳之

論程子言仁本末

答張南軒

此段專以程子之言為折衷

昨承開諭仁說之病似於鄙意未安即已條具請教矣再領書誨亦已具曉然大抵不出某所論也請復因而申之謹按程子言仁本末甚備今撮其大要不過數言蓋曰仁者生之性也而愛其情也孝悌其用也公者所以體仁猶言克己復禮為仁也學者於前三言者可以識仁之名義於後一言者可以知其用力之方矣今不深考其本末指意之所在但見其分別性情之異便謂愛之與仁了無干涉見其以公為

近仁便謂直指仁體最為深切殊不知仁乃性之德而愛之本因其性之有仁是以前其情能愛

義禮智亦

性之德也義惡之本禮遜之本智知之本因性有義故情能惡因性有禮故情能遜因性有智故情能知亦若此爾但或蔽於有我之私則不能盡其體用之

妙惟克己復禮廓然大公然後此體渾全此用昭著動靜本末血脉貫通爾程子之言意蓋如此非謂愛之與仁了無干涉也此說前書言之已詳今請復以

兩言決之如某之說則性發為情情根於性未有無

性之情無情之性各爲一物兩不相管攝二說得失
此亦可見非謂公之一字便是直指仁體也觀來喻
所謂公天下而無物我之私則其愛無不溥矣不知
此兩句甚處是直指仁體處若以愛無不溥爲仁之
體則陷於以情爲性之失高明之見必不至此若以
公天下而無物我之私便爲仁體則恐所謂公者漠
然無情但如虛空木石雖其同體之物尙不能有以
相愛况能無所不溥乎然則此兩句中初未嘗有一
字說着仁體須知仁是本生之性生物之心惟公爲

能體之非因公而後有也故曰公而以人體之故爲
仁細看此語却是人字裏面帶得仁字過來由漢以

來以愛言仁之弊正爲不察性情之辨而遂以情爲
性爾今欲矯其弊反使仁字汎然無所歸宿而性情
遂至於不相管可謂矯枉過直是亦枉而已矣其弊
將使學者終日言仁而實未嘗識其名義且又并與
天地之心性情之德而昧焉竊謂程子之意必不如
此是以敢詳陳之

朱子經濟文衡類編卷之十九
○仁類
再論為仁之說
答張南軒
此段專務折衷舊說之非
某再讀別紙所示三條竊意高明雖已灼知舊說之非而此所論者差之毫忽之間或亦未必深察也謹復論之伏幸裁聽廣仲引孟子先知先覺以明上蔡心有知覺之說已自不倫其謂知此覺此亦未知指

前集

朱子經濟文衡類編卷之十九

○仁類

再論為仁之說

答張南軒

此段專務折衷舊說之非

某再讀別紙所示三條竊意高明雖已灼知舊說之非而此所論者差之毫忽之間或亦未必深察也謹復論之伏幸裁聽廣仲引孟子先知先覺以明上蔡心有知覺之說已自不倫其謂知此覺此亦未知指

何爲說要之大本既差勿論可也今觀所示乃直以此爲仁則是以知此覺此爲知仁覺仁也仁本吾心之德又將誰使知之而覺之耶若據孟子本文則程子釋之已詳矣曰知是知此事如此事當如此也覺是覺此理知此事之所以當如此之理也意已分明

不必更求玄妙且其意與上蔡之意亦初無干涉也上蔡所謂知覺正謂知寒煖飢飽之類耳推而至於酬酢佑神亦只是此知覺無別物也但所用有大小爾然此亦只是智之發用處但惟仁者爲能兼之故

謂仁者心有知覺乃以仁包四者之用而言猶云仁者知所羞惡辭遜云爾若曰心有知覺謂之仁則仁之所以得名初不爲此也今不究其所以得名之故乃指其所兼者便爲仁體正如言仁者必有勇有德者必有言豈可遂以勇爲仁言爲德哉今伯逢必欲以覺爲仁尊兄旣非之矣至於論知覺之淺深又未免證成其說則非某之所敢知也至於伯逢又謂上蔡之意自有精神得其精神則天地之用皆我之用矣此說甚高甚妙然旣未嘗識其名義又不論其實

下功處而欲驟語其精神此所以立意愈高爲說愈妙而反之於身愈無根本可據之地也所謂天地之用卽我之用殆亦其傳聞想像如此爾實未嘗到此地位也愚見如此

又論與天地萬物一體之說

答張南軒

此段謂以下數句義皆未安

來教云夫其所以與天地萬物一體者以夫天地之心之所有是乃生生之蘊人與物所公共所謂愛之

理也某詳此數句似頗未安蓋仁只是愛之理人皆有之然人或不公則於其所當愛者反有所不愛惟公則視天地萬物皆爲一體而無所不愛矣若愛之理則是自然本有之理不必爲天地萬物同體而後有也某向所呈似仁說其間不免尚有此意方欲改之而未暇來教以爲不如克齋之云是也然於此却有所未察竊謂莫若將公字與仁字且各作一字看得分明然後却看中間兩字相近處之爲親切也若遽混而言之乃是程子所以謂以公便爲仁之失此

毫釐間正當子細也又看仁字當并義禮智字看然後界限分明見得端的今舍彼三者而獨論仁字所以多說而易差也又謂體用一源內外一致爲仁之妙此亦未安蓋義之有差惡禮之有恭敬智之有是非皆內外一致非獨仁爲然也不審高明以爲如何論克己復禮爲仁之說

答張南軒

此段謂恐啓望空揣摸之病

說云由乎中制乎外按程集此誤兩字當云而應乎

外又云斯道也果思慮言語之可盡乎詳此句意是欲發明學要躬行之意然言之不明反若極其玄妙務欲使人曉解不得將啓望空揣摸之病矣向見吳才老說此章云近世學者以此二語爲微妙隱奧聖人有不傳之妙必深思默造而後得之此雖一偏之論然亦吾黨好談玄妙有以啓之也此言之失恐復墮此不可不察

再答張南軒論仁之說

答張南軒

此段專欲剖析逐段言之未善處

仁說明白簡當非淺陋所及但言性而不及情又不
言心貫性情之意似只以性對心若只以性對心卽
下文所引孟子仁人心也與上文許多說話似若相
類又曰已私既克則廓然大公與天地萬物血脉貫
通愛之理得於內而其用形於外天地之間無一物
之非吾仁矣此亦其理之本具於吾性者而非彊爲
之也 此數句亦未安 蓋已私既克則廓然大公皇皇
四達而仁之體無所蔽矣天理無蔽則天地萬物血

脉貫通而仁之用無不周矣然則所謂愛之理者乃
吾本性之所有特以廓然大公而後在非因廓然大
公而後有也以血脉貫通而後達非以血脉貫通而
後存也今此數句有少差紊更乞詳之愛之之理便
是仁若無天地萬物此理亦有虧欠於此識得仁體
然後天地萬物血脉貫通而用無不周者可得而言
矣蓋此理本甚約今便將天地萬物夾雜說却鶻突
了夫子答子貢博施濟衆之間正如此也更以復見
天地之心之說觀之亦可見蓋一陽復處便是天地

之心完全自足非有待於外也又如濂溪所云與自家意思一般者若如今說便只說得一般兩字而所謂自家意思者却如何見得耶又云視天下無一物之非仁此亦可疑蓋謂視天下無一物不在吾仁中則可謂物皆吾仁則不可蓋物自是物仁自是心如何視物爲心耶又云此亦其理之本具於吾性者而非強爲之也詳此蓋欲發明仁不待公而後有之意而語脉中失之要之視天下無一物非仁與此句似皆剩語並乞詳之如何

再論古人教人明白之意

答呂東萊

此段謂學者求仁當實下恭敬存養克己復禮之功

仁說近再改定比舊稍分明詳密已復錄呈矣此說固太淺少含蓄然竊意此等名義古人之教自其小學之時已有直白分明訓說而未有後世許多淺陋玄空上下走作之弊故其學者亦曉然知得如此名字但是如此道理不可不著實踐履所以聖門學者

皆以求仁爲務蓋皆已略曉其名義而求實造其地位也若似今人茫然理會不得則其所汲汲以求者乃其平生所不識之物復何所向望愛說而知所以用其力耶故今日之言比之古人誠爲淺露然有所不得已者其實亦只是祖述伊川仁性愛情之說但別得名義稍分界分脈絡有條理免得學者枉費心神胡亂揣摸喚東作西爾若不實下恭敬存養克己復禮之功則此說雖精亦與彼有何干涉耶故却謂此說正所以爲學者向望之標準而初未嘗侵過學者用功地步明者試一思之以爲如何似不必深以爲疑也自己功夫與語人之法固不同然如此說却似有王氏所論高明中庸之弊也須更究其曲折略與彼說破乃佳

仁字之義孟子言心該貫體用統性情而合言之也程子言性剖析疑似分體用而對言之也

論仁與心渾然一體之說

答何叔京

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爲

心

所謂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爲心雖出於一時之臆見然某自謂正發明得天人無間斷處稍似精密若看得破則見仁字與心字渾然一體之中自有分別毫釐有辨之際却不破碎恐非如來教所疑之謂也

再云安土者隨所寓而安也敦乎仁者不失其天地生物之心也安土而敦乎仁則無適而非仁矣所以能愛也仁者樂山之意於此可見

論仁本有是心之說

答何叔京

此段謂心主於身所以爲體者性所以爲用者情

仁是用功親切之效心是本來完全之物人雖本有是心而工夫不到則無以見其本體之妙故某向者妄謂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則無以著此心之妙以此故爾非謂旋安排也但着字差重耳然舍此又未有字可下只此似亦不妨若下句則似初無病仁是用

功親切之效此句有病後別有說 心主於身其所以
為體者性也所以為用者情也是以貫乎動靜而無
不在焉以此言之已似太粗露了何得更為無着摸
乎

論天下歸仁之說

答楊子順

此段謂天下歸仁亦是略以其效言

天下歸仁亦是略以其效言之非是便能使天下皆
知吾之仁也但言若能如此則雖天下之大亦無異

詞耳人稱不稱固非已之所急但其效自必至此如
食而飽飲而醉亦固然之理也云天下皆歸吾仁之
中却是太作意說得張皇

論天賦論仁說

文集

此篇謂仁之為道包四德而貫四端體無

不在而用無不行

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
之心以為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總攝貫通無所

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請試詳之蓋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焉則爲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爲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知而仁無不包其發用焉則爲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故論天地之心者則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體用不待悉數而足論人心之妙者則曰仁人心也則四德之體用亦不待遍舉而該蓋仁之爲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卽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旣發而其

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衆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乎求仁也其言有曰克己復禮爲仁言能克去己私復乎天理則此心之體無不在而此心之用無不行也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親孝事兄悌及物恕則亦所以行此心也又曰求仁得仁則以讓國而逃諫伐而餓爲能不失乎此心也又曰殺身成仁則以欲甚於生惡甚於死爲能不害乎此心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塊然生物之心在人則

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或曰若
子之言則程子所謂愛情仁性不可以愛爲仁者非
歟曰不然程子之所論以愛之發而名仁者也吾之
所論以愛之理而名仁者也蓋所謂性情者雖有分
域之不同然其脈絡之通各有攸屬者則曷嘗判然
離絕而不相管哉吾方病夫學者誦程子之旨而不
求其意遂至於判然離愛而言仁故特論此以發明
其遺意而子顧以爲異乎程子之說不亦誤哉或曰
程氏之徒言仁多矣蓋有謂愛非仁而以萬物與我

爲一爲仁之體者矣亦有謂愛非仁而以心有知覺
釋仁之名者矣今子之言若是然則彼皆非歟曰彼
謂物我爲一者可以見仁之無不愛矣非仁之所以
爲體之真也彼謂心有知覺者可以見仁之包乎智
矣而非仁之所以得名之實也觀孔子答子貢博施
濟衆之問與程子所謂覺不可以訓仁者則可見矣
子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抑泛言同體者使人含
胡昏緩而無警切之功其弊或至於認物爲己者有
之矣專言知覺者使人張皇迫躁而無沉潛之味其

弊或至於認欲為理者有之矣一忘一助二者蓋胥失之而知覺之云者於聖門所示樂山能守之氣象尤不相似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因并記其語作仁說

朱子經濟文衡類編卷之十九終

前集

朱子經濟文衡卷之二十

前集

○仁義類

論事物自然之分

答江元通

此段謂學者求仁精義未嘗不相為用

嘗謂天命之性流行發用見於日用之間無一息之不然無一物之不體其大端全體即所謂仁而於其間事事物物莫不各有自然之分如方維上下定位不易毫釐之間不可差繆即所謂義立人之道不過

二者而二者則初未嘗相離也是以學者求仁精義亦未嘗不相爲用其求仁也克去己私以復天理初不外乎日用之間其精義也辨是非別可否亦不離乎一念之際蓋無適而非天理人心體用之實未可以差殊觀也孟子告齊王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嗚呼此求仁之方也而精義之本在焉孟子其可爲知言之要矣今執事以反身自認存真合體者自名其學信有意於求仁矣而必以精義之云爲虛語道之精體而無與乎

學者之用力又以辨是非別可否爲空言不充實用而有害乎簡易之理則某恐其未得至當之論也

論仁剛義柔之說

答蔡西山

此段謂程子之言天地間無截然爲陰爲陽之理

仁義之說固如來論但於說卦六畫中安排則仁剛義柔不可易也仁柔義剛又別是一說不相參雜也程先生謂天地間無截然爲陰爲陽之理然其升降

生殺之大分不可無也正是此意

論仁心義路之說

答李元翰

此段謂方寸之中有所主宰方能審度事

理而行所當行矣

孟子謂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兩句看來便見仁義之別蓋仁是心之德才存得此心卽無不仁說克己復禮亦只是要得私欲去後此心常存爾未說到行處也纔說合於心者云云則便侵過義人路底界分矣

然義之所以能行却是仁之用處故學者須是此心常存方能審度事理如其不然則方寸之間自無主宰亦不復能審度可否而行所當行矣此孔門之學所以必以求仁爲先蓋此萬理萬事之本且要先識認得先存養得方有下手立脚處爾

論仁義性情之說

答何叔京

此段謂仁義者天理之目而慈愛羞惡者

天理之施

云仁義者天理之施此語極未安如此則是天理之未施時未有仁義也而可乎心性仁愛之說所以未契正坐此等語未透耳竊意不若云仁義者天理之目而慈愛羞惡者天理之施於此看得分明則性情之分可見而前日所疑皆可迎刃而判矣

論仁義孝悌之說

答何叔京

此段謂行仁則以孝悌為本論性則以仁為孝悌之本

仁義二字未嘗相離今日事親以仁守身以義恐涉支離隔截為病不細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歟此言孝悌乃推行仁道之本仁字則流通該貫不專主於孝弟之一事也但推行之本自此始耳為字蓋推行之意今以對乃字立文恐未詳有子之意也程子曰論行仁則以孝弟為本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此語甚盡

○仁智類此

論仁智自有樂處

答林德久

至

○此段謂仁智當於實處下工夫

別紙所論敬爲求仁之要此論甚善所謂心無私欲卽是仁之全體亦是也但須識得此處便有本來生意融融洩洩氣象乃爲得之耳顏子不改其樂是他工夫到後自有樂處與貧富貴賤了不相關自是改他不得仁智壽樂亦是功夫到此自然有此效驗來喻雖亦無病然語意終未親切活絡更宜涵養玩索更於仁智實處下工夫則久當自見矣

論仁智樂天畏天之事

論文集答或人

此段謂事大事小亦各因一事而言非專以此爲仁智之分仁者與天爲一智者聽天所命與天爲一者嘉人之善矜人之惡無所擇於利害故能以大事小聽天所命者循理而行順時而動不敢用其私心故能以小事大然此亦各因一事而言惟仁者能如此智者能如此耳非專以事大事小爲仁智之分樂天畏天之

別也仁者固能事小豈不能事大智者固能事大然豈不能事小但其事之情則有樂天畏天之異耳保天下保一國以其德之厚薄量之大小而言亦無一定之拘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此智者畏天而保天下之事也所云忘私克己乃畏天之事樂天則無私之可忘無己之可克矣度勢量力乃計利害之私智者知天理之當然而敬以持之所以爲畏天也

論仁智敬義之說

答馮作肅

此段謂學者求爲仁智之事只知居敬窮理便是用力處

敬義之說甚善然居敬窮理二者不可偏廢有所偏廢則德孤而無所利矣動靜仁智之體對下文樂壽爲仁智之效而言猶言其體如此耳非體用之謂也學者求爲仁智之事亦只如上章居敬窮理之說便是用力處若欲動中求靜靜中求動却太支離然亦無可求之理也

○仁義禮智類

論性具仁義禮智之理

答陳器之

此段謂四端之理渾然全具至有感處則隨寓而應

性是太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理而綱領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門未嘗備言至孟子而始備言之者蓋孔子時性善之理素明雖不詳著其條而說自具至孟子時異端蠶起往往以性為不善孟子懼是理之不明而思有以

明之苟但曰渾然全體則恐其如無星之秤無寸之尺終不足以曉天下於是別而言之界為四破而四端之說於是而立蓋四端之未發也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儻侗都無一物所以外邊才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如過廟過朝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於是乎形蓋由其中間眾理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為四以示學

者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粲然有條若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發也所謂渾然全體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以知其粲然有條如此蓋是理之可驗乃依然就他發處驗得凡物必有本根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的之發最可驗故由其惻隱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以必知其有義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禮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其本無是理於內則何以有是端於外由其有是端於外所以必知有是理於內而不可誣也故孟子言乃

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是則孟子之言性善蓋亦溯其情而逆知之耳仁義禮智旣知得界限分曉又須知四者之中仁義是箇對立底關鍵蓋仁仁也而禮則仁之著義義也而智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爲四時然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雖有四而立之者則兩耳仁義難對立而成兩然仁實貫乎四者之中蓋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

四者故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
制智者仁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乎春
春則春之生也夏則春之長也秋則春之成也冬則
春之藏也自四而兩自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
元矣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是天地之理固
然也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蓋冬者藏也所
以始萬物而終萬物者也智有藏之義焉有終始之
義焉則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三者皆有可爲之事而
智則無事可爲但分別其爲是爲非爾是以謂之藏

也又惻隱羞惡恭敬皆是一面底道理而是非則有
兩面旣別其所是又別其所非是終始萬物之象故
仁爲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能成終猶元氣雖四
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由天地之化不
翕聚則不能發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
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脗合無間程子所謂動靜無
端陰陽無始者此也

論四端仁義禮智發處

答楊子順

此段謂四端發處乃所謂情

仁義禮智是性之四德四端乃其發處乃所謂情也
孟子論性而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正指其發處
以明其本體之有是耳非直指四端為性也

朱子經濟文衡類編卷之二十終

前集

朱子經濟文衡類編卷之二十一

前集

○中類

論未發已發之旨

與南軒書

此篇以良心之發雖見於日用而寂然本
體則未嘗不在

人自有生即有知識事物交來應接不暇念念遷革
以至於死其間初無頃刻停息舉世皆然也然聖賢
之言則有所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者夫豈以日用

流行者爲已發而指夫暫而休息不與事接之際爲未發時耶嘗試以此求之則泯然無覺之中邪暗鬱塞似非虛明應物之理而幾微之際一有覺焉則又便爲已發而非寂然之謂蓋愈求而愈不可見於是退而驗之於日用之間則凡感之而通觸之而覺蓋有渾然全體應物而不窮者是乃天命流行生生不已之機雖一日之間萬起萬滅而其寂然之本體則未嘗不寂然也所謂未發如是而已夫豈別有一物限於一時拘於一處而可以謂之中哉然則天理本

真隨處發見不少停息其體用固如是而豈物欲之私所能壅遏而梏亡之哉故雖汨於物欲流蕩之中而其良心萌蘖亦未嘗不因事而發見學者於是致察而操存之則庶乎可以貫乎大本達道之全體而復其初矣不能致察使梏之反覆至於夜氣不足以存而陷於禽獸則誰之罪哉周子曰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其論至誠則曰靜無而動有程子曰未發之前更如何求只平日涵養便是又曰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二先生之說如

此亦足以驗大本之無所不在良心之未嘗不發矣
而按此篇先生自注云此書非是但存之以見議論
到本末耳下篇同此

再論已發未發之旨

與南軒書

此篇以天理無停住發與未發接續無間
前書所扣正恐未得端的所以求正茲辱誨諭乃知
尚有認爲兩物之蔽深所欲聞當時乍見此理言之
唯恐不親切分明故有指東畫西張皇走作之態自

今觀之只一念間已具此體用發者方往而未發者
方來了無間斷隔截處夫豈有物可指而名之哉然
天理無窮而人之所見有遠近淺深之不一不審如
此見得又果無差否所謂龜山中庸可疑處鄙意近
亦謂然又如所謂學者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以心
驗之則中之體自見亦未爲盡善大抵此事渾然無
分段時節先後之可言今着一時字一際字便是病
痛當時只云寂然不動之體又不知如何語錄亦嘗
疑一處說存養於未發之時一句及問者謂當中之

時耳目無所見聞而答語殊不痛快不知左右所疑是此處否向見所著中論有云未發之前心妙乎性既發則性行乎心之用矣於此竊亦有疑蓋性無時不行乎心之用但不妨常有未行乎用之性耳今下一前字亦微有隔截氣象熟玩中庸只消著一未字便是活處此豈有一息停住時耶只是來得無窮便常有箇未發底耳若無此物則天命有已時生物有盡處氣化斷絕有古無今矣此所謂天下之大本若不真的見得亦無揣摸處也

按此篇先生自注云此書所論大垂戾所疑語錄皆非是後自有辨說甚詳故併錄之

論中之用不同

答張南軒

此書因南軒論狀性形道不同答之以二

程之說

中字之說甚善而所論狀性形道之不同尤爲精密然程子所云只一箇中字但用不同此語更可玩味夫所謂只一箇中字者中字之義未嘗不同亦曰不

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已矣然用不同者則有所謂在中之義者有所謂中之道者是也有所謂在中之義者言喜怒哀樂之未發渾然在中亭亭當當未有箇偏倚過不及處其謂之中者蓋所以狀性之體段也有所謂中之道者乃卽事卽物自有箇恰好底道理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其謂之中者則所以知道之實也只此亦便可見來教所謂狀性形道之不同者但又見得中字只是一般道理以此狀性之體段則爲未發之中以此形道之實則爲無過不及之中耳且

所謂在中之義猶曰在裏面道理云爾非以在中之中字解未發之中字也

再答南軒在中之說

是年癸巳冬南軒書來答之

此段謂發而中節卽此在中之理形之於外

在中之義來喻說得性道未嘗相離此意極善但所謂此時蓋在乎中者文意簡略某所未曉又謂已發之後中何嘗不在裏面此恐亦非文意蓋旣言未發

時在中則是對已發時在外矣但發而中節卽此在中之理發形於外如所謂卽事卽物無不有恰好底道理是也一不中節則在中之理雖曰天命之秉尋而當此之時亦且漂蕩淪胥而不知其所存矣但能反之則未嘗不在於此此程子所謂以道言之則無時而不中以事言之則有時而中也所以又謂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也若謂已發之後中又只在裏面則又似向來所說以未發之中自爲一物與已發者不相涉入而已發之際常挾此物以自隨也然此義又有更要子細處夫此心廓然初豈有中外之限但以未發已發分之則須有辨亦若操舍存亡出入之云耳

論周子言中之義

答陸子靜

此段謂中者有就氣稟發用而言其無過中者不及處耳

周子言中而以和字釋之又曰中節又曰達道彼非不識字者而其顯與中庸相戾則亦必有說矣蓋此

中字是就氣稟發用而言其無過不及處耳非直指本體未發無所偏倚者而言也豈可以此而訓極爲中也哉來書引經必盡全章雖煩不厭而所引通書乃獨截自中焉止矣而下此安得爲不誤老兄本自不信政使誤引通書亦未爲害何必諱此小失而反爲不改之過乎

大傳洪範詩禮皆言極而已未嘗謂極爲中也先儒以此極處常在物之中央而爲四方之所面內而取正故因以中釋之蓋亦未爲甚失而後人遂直以極爲中則又不識先儒之本意矣爾雅乃是纂集古今諸儒訓詁以成書其間蓋亦不能無誤不足據以爲古又况其間但有以極訓中至於殷齊訓中初未嘗以極爲中乎

論堯舜禹子莫執中之異

答何叔京

此段謂善端可求中體難識能明善則中可得而識矣

執中當知時苟失其時則亦失中矣此語恐未安蓋

程子謂子莫執中比楊墨爲近而中則不可執也當知子莫執中與舜禹湯之執中不同則知此說矣蓋聖人義精仁熟非有意於執中而自然無過不及故有執之名而實未嘗有所執也以其無時不中故又曰時中若學未至理未明而徒欲求夫所謂中者而執之則所謂中者果何形狀而可執也殆愈執而愈失矣子莫是也既不識中乃慕夫時中者而欲隨時以爲中吾恐其失之彌遠未必不流而爲小人之無忌憚也中庸但言擇善而不言擇中其曰擇乎中庸亦必繼之曰得一善豈不知善端可求而中體難識乎夫唯明善則中可得而識矣

再論堯舜禹子莫執中之異

答宋深之

之源

此段謂聖人之學不待權衡輕重而常適於中

三聖相授允執厥中與孟子所論子莫執中者文同而意異蓋精一於道心之微則無適而非中者其曰允執則非徒然而執之矣子莫之爲執中則其爲我

不敢爲楊朱之深兼愛不敢爲墨翟之過而於二者之間執其一節以爲中耳故由三聖以爲中則其中活由子莫以爲中則其中死中之活者不待權而無不中中之死者則非學乎聖人之學不能有以權之而常適於中也權者權衡之權言其可以稱物之輕重而游移前卻以適於平蓋所以節量仁義之輕重而時措之非如近世所謂將以濟乎仁義之窮者也

○中和類

論中和已發未發之旨

答林擇之

用中

此段謂未發之謂中發而中節謂之和

昨日書中論未發者看得如何兩日思之疑舊來所說於心性之實未有差而未發已發字須放得未甚穩當疑未發只是思慮事物之未接時於此便可見性之體段故可謂之中而不可謂之性也發而中節是思慮事物已交之際皆得其理故可謂之和而不可謂之心心則通貫乎已發未發之間乃大易生生流行一動一靜之全體也

論中和時中之義

答林擇之

此段謂未發之中以全體而言時中之中以當然而言

喜怒哀樂渾然在中未感於物未有倚着一偏之患亦未有過與不及之差故特以中名之而又以為天下之大本程子所謂中者在中之義所謂只喜怒哀樂不發便是中所謂中所以狀性之體段所謂中者性之德所謂無倚着處皆謂此也擇之謂在中之義

是裏面底道理看得極子細然伊川先生又曰中即道也又曰不偏之謂中道無不中故以中形道此言又何謂也蓋天命之性者天理之全體也率性之道者人性之當然也未發之中以全體而言也時之中以當然而言也要皆指本體而言若呂氏直以率性為循性而行則宜乎其以中為道之所由出也失之矣

論中和性情之義

答林擇之

此段謂情之未發性也乃所謂中性之已發情也則所謂和

情之未發者性也是乃所謂中也天下之大本也性之已發者情也其皆中節則所謂和也天下之達道也皆天理之自然也妙性情德者心也所以致中和立大本而達道者天理之主宰也靜而無不該者性之所以爲中也寂然不動者也動而無不中者情之發而得其正也感而遂通者也靜而常覺動而常正者心之妙也寂而感感而寂者也

論中和體用之異

與湖南諸公論中和第一書

此段謂寂然不動無過不及故謂之中感而遂通無所乖戾故謂之和

中庸未發已發之義前此認得此心流行之體又因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遂目心爲已發性爲未發然觀程子之書多所不合因復思之乃知前日之說非惟心性之名命之不當而日用功夫全無本領蓋所失者不但文義之間而按文集遺書諸說似

皆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爲喜怒哀樂之未發
當此之時卽是此心寂然不動之體而天命之性全
體具焉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及其感
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喜怒哀樂之性發焉而心之用
可見以其無不中節無所乖戾故謂之和此則人心
之正而性情之德然也然未發之前不可尋覺已覺
之後不容安排但平日莊敬涵養之功至而無人欲
之私以亂之則其未發也鏡明水止而其發也無不
中節矣此是日用本領工夫至於隨事省察卽物推

明亦必以是爲本而於已發之際觀之則其具於未
發之前者固可默識故程子之書蘇李明反復論辯
極於詳密而卒之不過以敬爲言又曰敬而無失卽
所以中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
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蓋爲此也向來講論
思索直以心爲已發而日用工夫亦止以察識端倪
爲最初下手處以故缺却平日涵養一段工夫使人
習中擾擾無深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爲之
間亦爲急迫浮露無復雍容深厚之風蓋所見一差

其害乃至於此不可以不審也程子所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乃指赤子之心而言而謂凡言心者則其爲說之誤故又自以爲未當而復正之固不可徒執其已改之言而盡疑諸說之誤又不可遂以爲未當而不究其所指之殊也不審諸君子以爲如何以中又曰人欲其成而未肯勉而不求其成者論致中致和之義

答李時可

此段謂天地之位本於致中萬物之育本

於致和

所論中和兩段大意皆是但前段說得新民意思太多致和處猶可如此說若致中却如何得天下之人皆如吾之寂然不動而純亦不已耶只是自家有些小本領方致得和然後推以及人使人觀感而化而動天地感鬼神耳自其已成而論之則見天地之位本於致中萬物之育本於致和各有脉絡潛相灌輸而不可亂耳

朱子經濟文衡類編卷之二十一終

前集

朱子經濟文衡類編卷之二十一

而不可偏耳... 此乃... 朱子經濟文衡類編卷之二十一... 前集

朱子經濟文衡類編卷之二十二

前集

○忠恕類

論明道伊川之言不同

答張南軒

此段以明道在人分上分別淺深伊川就

理上該貫上下

忠恕之說竊意明道是就人分上分別淺深而言伊川是就理上該貫上下而言若就人分上說則違道不遠者賢人推之之事也一以貫之者聖人之不待

推者也若就理上平說則忠只是盡已恕只是推已
但所以盡所以推則聖賢之分不同如明道之說耳
聖人雖不待推恐由及物對忠而言是亦推之也大
抵明道之言發明極致通透灑落善開發人伊川之
言卽事明理質慤精深尤耐咀嚼然明道之言一見
便好又看愈好所以賢愚皆獲其益伊川之言乍見
未好又看方好故非久於玩索者不能得其味此其
自任所以有成人材尊師道之不同 明道渾然天成
不犯人力伊川工夫造極可奪天巧

再答强恕之說

答張南軒

此段謂强恕而行求仁莫近

强恕而行臨事時却爲私利之心奪不强則無以主
恕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此是理明
欲盡者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此是强恕而行者

論忠恕一貫之旨

答范秘閣

此段專一發明曾子之說

胡丈書中復主前一貫之說甚力但云若理會得向上一着則無有內外上下遠近邊際廓然四通八達矣某竊謂此語深符鄙意蓋既無有內外邊際則何往而非一貫哉忠恕蓋指其近而言之而其意則在言外矣聞子直說君丈猶未以卑論爲然敢復其說如此幸垂教其是非焉某頃至延平見李愿中文問以一貫忠恕之說見謂忠恕正曾子見處及門人有問則以其所見諭之而已豈有二言哉某復問以近世儒者之說如何曰如此則道有二致矣非也其言

適與卑意不約而合謾以布聞

論忠恕有二之說

答范秘閣

此段論忠恕二字於聖人分上無非極致某前書所論忠恕則一而在聖人在學者則不能無異此正孟子言由仁義行與行仁義之別耳孟子之言不可謂以仁義爲有二則某之言亦非謂忠恕爲有二也但聖賢所論各有所爲而發故當隨事而釋之雖明道先生見道之明亦不能合二者而爲一也

經濟文衡 首集卷三十一
非不能合蓋不可合也強而合之不降高以就卑卽
推近以爲遠始倚一偏終必乖戾蓋非理之本然是
乃所以爲不一也蓋曾子專爲發明聖人一貫之旨
所謂由忠恕行者也子思專以指示學者入德之方
所謂行忠恕者也所指旣殊安得不以爲二然核其
所以爲忠恕者則其本體蓋未嘗不同也以此而論
今所被教間曲折可以無疑矣若夫曾子所言發明
一貫之旨某前書一再論之皆未蒙決其可否某又
有以明之蓋忠恕二字自衆人觀之於聖人分上極

爲小事然聖人分上無非極致蓋旣曰一貫則無小
大之殊故也猶天道至教四時行百物生莫非造化
之神不可專以太虛無形爲道體而判形而下者爲
粗迹也此孔子所謂吾無隱乎爾者不離日用之間
二三子知之未至而疑其有隱則是正以道爲無形
以日用忠恕爲粗迹故曾子於此指以示之耳此說
雖陋乃二程先生之舊說上蔡謝先生又發明之顧
某之愚實不及此但以聞見之知推衍爲說是以不
自知其當否而每有請焉

論曾子答門人之說

答范秘閣

此段謂忠恕兩字在聖人有聖人之用在
學者有學者之用

所謂忠恕者乃曾子於一貫之語默有所契因門人
之問故於所見道體之中指此二事日用最切者以
明道之無所不在所謂已矣者又以見隨寓各足無
非全體也忠恕兩字在聖人有聖人之用在學者有
學者之用如曾子所言則聖人之忠恕也無非極致

二程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地變化草木蕃者
正所以發明此義也如夫子所以告學者與子思中
庸之說則爲學者言之也故明道先生謂曾子所言
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蓋動以天者事皆處極
曾子之所言者是也學者之於忠恕未免參校彼已
推已及人則宜其未能誠一於天安得與聖人之忠
恕者同日而語也若曾子之所言則以聖人之忠恕
言之而見其與性與天道者未嘗有二所以爲一貫
也然此所謂異者亦以所至之不同言之猶中庸安

經說之術
行利行勉行之別耳苟下學而上達焉則亦豈有所
隔闕哉

論忠恕體用之說

答柯國材

段謂忠恕便是道之全體

示喻忠恕之說甚詳舊說似是如此近因詳看明道
上蔡諸公之說却覺舊有病蓋須認得忠恕便是道
之全體忠體而恕用然後一貫之語方有着落處若
言恕乃一貫發出又却差了此意也如未深曉且以

明道上蔡之語思之反復玩味當自見之不可以迫
急之心求之如所引忠恕篤敬以下尤不干事彼蓋
各言入道之門求仁之方耳與聖人之忠恕道體本
然處初不相干也

論盡已推已之說

答林擇之

此段謂盡已推已皆是賢人之事若聖人
之忠恕則流行不息萬物散殊而已

萬兄向論在中之說甚精密但疑盡已便是用此則

過之大抵此盡已推已皆是賢人之事但以二者自相對待特見體用之意盡已是體上工夫推已是用上工夫若聖人之忠恕則流行不息萬物散殊而已又何盡已推已之云哉

○仁恕類

論子貢仁恕之說

答馮作肅

此段謂欲立人欲達人仁之事能近取譬恕之事

但看伊川先生解云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可勉而能仁則非子貢之所及此意極分明矣博施濟衆之問與此語先後不可考疑却因能近譬之言用力有功而有欲無加人之說也某嘗謂欲立人欲達人卽子貢所謂欲無加人仁之事也能近取譬求仁之方卽孔子所謂勿施於人恕之事也熟玩文意似當如此然諸先達未之嘗言未知是否幸試思之

○孝悌類

論性中未有孝悌之名

答范伯崇

此段謂性中只有仁而無孝悌而孝悌在其中發出來

性中只有仁義禮智曷嘗有孝悌來此語亦要體會得是若差了卽不成道理蓋天下無性外之物豈性中別有一物名孝悌乎但方在性中卽但見仁義禮智四者而已仁便包攝了孝悌在其中但未發出來未有孝悌之名耳非孝悌與仁各是一物性中只有

仁而無孝悌也

仁所包攝不止孝弟凡慈愛惻隱之

心皆所包也

猶天地一元之氣只有水火木金土言

水而不曰江河淮濟言木而不曰梧桐槭棘非有彼而無此也伊川又云爲仁以孝弟爲本

事之本守之

本之類是也

論性則以仁爲孝悌之本

天下之大本

之類是也

此皆要言細思之則自見矣

論孝悌忠恕之說

答曾無疑

三異

此段謂孝悌忠恕雖只是此一事然須見

得天下義理表裏通透方是活物

孝悌忠恕若淺言之則方是人之常行若不由此卽日用之間更無立脚處故聖人之教未嘗不以爲先如所謂入則孝出則悌忠恕違道不遠是也若極言之則所謂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而曾子所以形容聖人一貫之妙者亦不過如此又非如前者言之可易而及也故大學之道必以格物致知爲先而於天下之理天下之書無不博學審問謹思明辯以求造其義理之極然後因吾日用之間常行之道

省察踐履篤志力行而所謂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忠恕之一以貫之者乃可言耳蓋其所謂孝悌忠信雖只是此一事然須見得天下義理表裏通透則此孝悌忠恕方是活物如其不然便只是箇死底孝悌忠恕雖能持守終身不致失墜亦不免但爲鄉曲之常人婦女之檢押而已何足道哉

論臣子忠孝之說

答張南軒

此段謂天下之爲父子者定爲子必孝爲

臣必忠

天下之爲父子者定爲子必孝爲臣必忠不可易也
羅先生云只爲天下無不是底父母此說得之

朱子經濟文衡

之二十二終

前集

朱子經濟文衡類編卷之二十三

前集

○敬類

論程子言敬之說

答李子能

九宗

此段謂涵養須是持敬

程先生說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若只於此用力自然此心常存衆理自著日用應接各有條理矣
近思錄前三四卷專說此事近修定大學解亦說得
此次第分明近思錄必已有之大學今寄一本可細

考之依此節次做一兩年工夫自當見得門路立得
根本也

論就覺處加持敬之功

此段謂學者當就覺處敬以操之使之常
存而常覺

持敬之說前言亦未盡今見嵩卿具道尊意乃得其
所以差者蓋此心操之則存而敬者所以操之之道
也尊兄乃於覺而操之之際指其覺者便以爲存而

於操之之道不復致力此所以不惟立說之偏而於
日用功夫亦有所間斷而不周也愚意竊謂正當就
此覺處敬以操之使之常存而常覺是乃乾坤易簡
交相爲用之妙若便以覺爲存而不加持敬之功則
恐一日之間存者無幾何而不存者什八九矣

論無一事不敬之義

答何叔京

此段謂人當於動靜語默由中及外無一
事之不敬

元喻根本之說敢不承命但根本枝葉本是一貫身心內外元無間隔今日專存諸內而略夫外則是自爲間隔而此心流行之全體常得其半而失其半也曷若動靜語默由中及外無一事之不敬使心之全體流行周浹而無一物之不遍無一息之不存哉觀二先生之論心術不曰存心而曰主敬其論主敬不曰虛靜淵默而必謹之於衣冠容貌之間其亦可謂言近而指遠矣今乃曰不教人從根本上做起而便語以敬往往一向外馳無可據守則不察乎此之過也夫天下豈有一向外馳無所據守之敬哉必如所論則所以存夫根本者不免着意安排揠苗助長之患否則雖曰存之亦且若存若亡莫知其鄉而不自覺矣

論持敬寡欲之義

答程允夫

此段謂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又謂能持敬則欲自寡此語甚當但紙尾之意以爲

者

須先有所見方有下手用心處則又未然夫持敬用工處伊川言之詳矣只云但莊整齊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又云但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只此便是下手用功處不待先有所見而後能也須是如此方能窮理而有所見惟其有所見則可欲之幾瞭然在目自然樂於從事欲罷不能而其敬日躋矣伊川又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言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攷之聖賢之言如此類者亦衆是知聖門之學別無要妙徹頭徹尾只

是箇敬字而已又承苦於妄念而有意於釋氏之學此正是元不曾實下持敬工夫之故若能持敬以窮理則天理自明人欲自消而彼之邪妄將不攻而自破矣至於鳶飛魚躍之問則非他人言語之所能與亦請只於此用力自當見得蓋子思言君子之道費而隱以至於天下莫能載莫能破因舉此兩句以形容天理流行之妙明道上蔡言之已詳想非有所不解正是信不及耳欲信得及舍持敬窮理則何以哉

論敬而無失之義

答胡廣仲

此段謂敬而無失乃所以中此是真實下

功夫處

程子曰敬而無失乃所以中此語至約是真實下功
夫願於處日用語默動靜之間試加意焉當知其不
妄矣近來覺得敬之一字真聖學始終之要向來之
論謂必先致其知然後有以用力於此疑若未安蓋
古人由小學而進於大學其於洒掃應對進退之間
持守堅定涵養純熟固已久矣是以大學之序特因

小學已成之功而以格物致知為始今人未嘗一日
從事於小學而曰必先致其知然後敬其所施則未
知其以何為主而格物以致其知也故程子曰入道
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論敬云但存此
以之則天理自明推而上之凡古昔聖賢之言亦莫
不如此者試攷其言而以身驗之則彼此之得失見
矣

論近世學者欠持敬工夫

答林擇之

此段謂敬者不可專說能存此心自然中
論理至於容貌詞氣亦合加功

此因朋友講論深究近世學者之病只今合下欠却
持敬工夫所以事事滅裂其言敬者又只說能存此
心自然中理至於容貌詞氣往往全不加工設使真
能如此存得亦與釋老何異上蔡說便有此病了又
况心慮荒忽未必真能存得耶程子言敬必以整齊
嚴肅正衣冠尊瞻視為先又言未有箕踞而心不慢
者如此乃是至論而先聖說克己復禮尋常講說於

禮字每不快意必訓作理字然後已今乃知其精微
縝密非常情所及耳近略整頓孟子說見得此老直
是把得定但常放教到極險處方與一幹轉幹轉後
便見天理人欲直是判然非有命世之才見道極分
明不能如此然亦只此便是英氣害事處便是才高
無可依據處學者亦不可不知也

論敬字通貫動靜之義

答林擇之

此段謂敬字通貫動靜

敬字通貫動靜但未發時則渾然是敬之體非是知其未發方下敬底工夫也既發則隨事省察而敬之用行焉然非其體素立則省察之功亦無自而施也故敬義非兩截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則此心卓然通貫動靜敬立義行無適而非天理之正矣天賦人心直是敬然其言命性之本具敬誠也夫此論直內主一之敬則與本與一神神神也蘇密非密答楊子直此段謂持敬之說須用熟味整齊嚴肅儼威儀恪言

威儀恪言語則表裏如一

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儼威儀恪言語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功焉則所謂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豈陸棠之謂哉彼其挾詐欺人是乃敬之賊耳今反以敬之名歸之而謂敬之實真有不足行者豈不誤甚矣哉大抵身心內外初無間隔所謂心者固主乎內而凡視聽言動出處語默之見於外者亦即此心之用而未嘗離也今於其空虛不

經義一編 首集卷二十三
用之處則操而存之於其流行運用之實則棄而不省此於心之全體雖得其半而失其半矣然其所得之半又必待有所安排布置然後能存故存則有揠苗助長之患否則有舍而不芸之失是則其得之半又將不足以自存而失之孰若一主於敬而此心卓然內外動靜之間無一毫之隙一息之停哉

論程子周子言敬之說

答余正甫

此段謂方其無事固是敬及其應物亦是

敬須貫動靜看方得

二先生所論敬字須該貫動靜看方得夫方其無事而存主不懈者固敬也及其應物而酬酢不亂者亦敬也故曰毋不敬儼若思又曰事思敬執事敬豈必以攝心坐禪而謂之敬哉禮樂固心相須然所謂樂者亦不過謂胷中無事而自和樂耳非是着意故開一路而欲其和樂也然欲胷中無事非敬不能故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爲禮先而樂後此可見矣旣得後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此言者此言

既自得之後則自然心與理會不爲禮法所拘而自中節也若未能如此則是未有所自得才方是守禮法之人爾亦非謂既自得之又却須放教開也克已復禮固非易事然顏子用力乃在於視聽言動禮與非禮之間未敢便道得其本心而了無一事也此其所以先難而後獲歟今言之甚易而苦其行之難亦不放諸此而已矣

論立敬致知之義

答徐元敏

此段謂主敬者存心之要致知者進學之

抑又聞之主敬者存心之要而致知者進學之功二者交相發焉則知日益明守日益固而舊習之非自將日改月化於冥冥之中矣

論存養在敬之說

程子養觀說

此段論持敬之功貫通乎動靜之際程子曰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又曰善觀者却於已

發之際觀之何也曰持敬之功貫通乎動靜之際者
也就程子此章論之方其未發必有事焉是乃所謂
靜中之知覺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已發隨
事觀省是乃所謂動上求靜良之所以止其所也然
則靜中之動非敬其孰能形之動中之靜非敬其孰
能察之故又曰學者莫若先理會敬則自知此矣然
則學者豈可舍是而他求哉

○敬義類

論程子敬義夾持之說

未五於兩答余正叔

此段謂敬義工夫不可偏廢

示喻已悉前日所論正爲敬義工夫不可偏廢彼專
務集義而不知主敬者固有虛驕急迫之病而所謂
義者或非其義然專言主敬而不知就日用念慮起
處分別其公私義利之所在而決取舍之幾焉則恐
亦未免於昏憤雜擾而所謂敬者有非其敬矣且所
謂集義正是要得看破那邊物欲之私却來這下認
得天理之正事事物物頭頭處處無不如此體察觸

手便作兩片則天理日見分明所謂物欲之誘亦不待痛加遏絕而自然破矣若其本領則固當以敬爲主但更得集義之功以祛利欲之蔽則於敬益有助蓋有不待着意安排而無昏憤雜擾之病上蔡所謂去却不合做底事則於用敬有功恐其意亦謂此也正叔本有遲疑支蔓之病今此所論依舊墮在此中恐亦是當時鄙論不甚分明致得如此故今復如此剖析將去使正叔知得鄙意不是舍敬談義去本逐末正欲兩處用工交相爲助正如程子所謂敬義夾

持直上達天德自此有耳今亦不須更生疑慮別作商量但請依此實下工夫久遠純熟便自見得也

論敬義直內方外之說

答程允夫

此段謂敬以養其心由此心而發所施各得其當是之謂義

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以養其心無一毫私念可以言直矣由此心而發所施各得其當是之謂義此與中庸言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

之和相表裏中庸言理易言學之中發而皆中論

○誠類直矣由此心而發也誠者理之實然之說

論呂氏誠者理之實然之說

答林德久

此段謂誠者言實有此理誠之為言實也然經傳用之各有此指不可一槩論也如呂氏此說即周子所謂誠者聖人之本蓋指實理而言之者如周子所謂聖誠而已矣即中庸所謂天下至誠者指人之實有此理者而言也溫公所

謂誠即大學所謂誠其意者指人之實其心而不自欺者言也此條誠字援引不一使學者不能曉當稍分別之

論反身而誠之義

答林德久

此段謂應接事物不可勉強偽為也

反身而誠乃是反求諸己而實有是理如仁義忠孝應接事物之理皆真有之而非出於勉強偽為也此是見得透信得及處到此地位則推己及物不待勉

強而仁在我矣下言強恕而行者蓋言未至於此則當強恕以去已私之蔽而求得天理之公也

朱子經濟文衡類編卷之二十三終

前集

朱子經濟文衡類編卷之二十四

前集

○知類

論孟子知覺之說

答胡廣仲

此段謂知此事覺此理乃學之至而知之盡

所引孟子知覺二字却恐與上蔡意旨不同蓋孟子之言知覺謂知此事覺此理乃學之至而知之盡也上蔡之言知覺謂識痛痒能酬酢者乃心之用而智

之端也二者亦不同矣然其大體皆知之事也今以
言仁所以多矛盾而少契合也憤驕險薄豈敢輒指
上蔡而言但謂學者不識仁之名義又不知所以存
養而張眉弩眼說知說覺者必至此耳 如上蔡詞氣
之間亦微覺少些小溫粹恐亦未必不坐此也 夫以
愛名仁固不可然愛之理則所謂仁之體也天地萬
物與吾一體固所以無不愛然愛之理則不爲是而
有也須知仁義禮智四字一般皆性之德乃天然本
有之理無所爲而然者但仁乃愛之理生之道故卽

此而又可以包夫四者所以爲學之要耳

論覺是知之用之說

答游誠之

此段謂覺者心也日用之間以敬爲主自
然本心不昧不待致覺而無不覺矣

示論讀書玩理次第甚慰所懷但嚴立功程寬着意
思久之自當有味不可求欲速之功也所論日用功
夫尤見其爲已之意但心一而已所謂覺者亦心也
今以覺求心以覺用心紛拏迫切恐其爲病不但擾

苗而已不若日用之間以敬爲主而勿忘焉則自然
本心不昧隨物感通不待致覺而無不覺矣故孔子
只言克己復禮而不言致覺用敬孟子只言操存舍
亡而不言覺存昧亡謝先生雖喜以覺言仁然亦曰
心有知覺而不言知覺此心也請推此以驗之所論
得失自可見矣若以名義名之則仁自是愛之體覺
自是知之用界分脈絡自不相關但仁統四德故人
仁則無不覺耳然謝子之言侯子非之曰謂不仁者
無所知覺則可便以心有知覺爲仁則不可此言亦

有理請試思之

論惻隱非出於覺之說

答游誠之

此段謂功夫用力處則在敬而不在覺耳
仁覺之說前書已詳報矣此書所論惻隱似非出於
覺者此語甚佳但所謂覺之一字未必不佳者鄙意
亦非以覺爲不佳但謂功夫用力處在敬而不在覺
耳上蔡云敬是常惺惺法此言得之但不免有便以
惺惺爲仁之意此則未穩當耳所論從前馳騫之過

此非明者不能自知甚善然既自知之則亦自改之而已他人不得而與也窮理涵養要當並進蓋非稍有所知無以致涵養之功非深有所存無以盡義理之與正當交相爲用而各致其功耳

論程子謂知覺言仁之非

答何叔京

此段謂知覺言仁只說得仁之用

知覺言仁程子已明言其非

見二十四卷蓋以知覺

言仁只說得仁之用而猶有所未盡不若愛字却說

得仁之用平正周徧也

論知行先後之義

答吳晦叔

此段謂知之爲先行之爲後

泛論知行之理而就一事之中以觀之則知之爲先行之爲後無可疑者

如孟子所謂知皆擴而克之程子所謂譬如行路須得光照及易文言所謂知至至

之知終終之之類是也

然合夫知之淺深行之大小

而言則非有以先成乎其小亦將何以馴致乎其大

哉如子夏教人以洒掃應對進退爲先程子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及易文言所言知至知終皆在忠信修辭之後之類是也蓋古人之教自其孩幼而教

之以孝悌誠敬之實及其少長而博之以詩書禮樂

之文皆所以使之卽夫一事一物間各有以知其義

理之所在而致涵養踐履之功也此小學之事知之

淺而行之小者也及其十五成童學其大學則其洒

掃應對之間禮樂射御之際所以涵養踐履之者略

已小成矣於是不離乎此而教之以格物以致其知

焉致知云者因其所已知者推而致之以及其所未

知者而極其至也是必至於舉天地萬物之理而一

以貫之然後爲知之至而所謂誠意正心修身齊家

治國平天下者至是而無所不盡其道焉此大學之

道知之深而行之大者也今就其一事之中而論之

則先知後行固各有其序矣誠欲因夫小學之成以

進乎大學之始則非涵養踐履之有素亦豈能居然

以夫雜亂紛糾之心而格物以致其知哉且易之所

謂忠信脩辭者聖學之實事貫終始而言者也以其

經義文衡 一頁集卷三十四 五
淺而小者言之則自其常視毋誑男唯女俞之時固
已知而能之矣知至至之則由行此而又知其所至
也此知之深者也知終終之則由知至而又進以終
之也此行之大者也故大學之書雖以格物致知爲
用力之始終非謂初不涵養踐履而直從事於此也
又非謂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
身可以不修家可以不齊也但以爲必知之至然後
所以治已治人者始有以盡其道耳若曰必俟知至
而後可行則夫事親從兄承上接下乃人生之所不

能一日廢者豈可謂吾知未至而暫輟以俟其至而
後行哉 按五峯作復齋記有立志居敬身親格之之
說蓋深得乎此者但知言所論於知之淺深不甚區
別而一以知先行後槩之則有所未安耳

論大學格物致知之義

○答潘文叔 友文

此段謂大學格物致知乃是卽事物上窮
得本來自然之理

知行之說恐古人說知字不如此大學所謂格物致

知乃是即事物上窮得本來自來當然之理而本心知覺之體光明洞達無所不照耳非是回頭向壁隙間窺取一霎時間已心光影便是天命全體也

○格物類

論格物先後緩急之序

答陳齊仲

此段謂格物先要講學窮理豈特存心於草木器用之間

格物之論伊川意雖謂眼前無非是物然其格之也

亦須有緩急先後之序豈遽以為存心於一草木器用之間而忽然懸悟也哉且如今為此學而不窮天理明人倫講聖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於一草木一器用之間此是何學問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其成飯也來諭似未看破此處病敗恐不免出入依違之弊耳不可不察

論格物當先涵養

答林擇之

此段謂古人自小學中涵養成就至大學

只從格物做起

仁者心體之全其用隨事而見所舉伊川先生格物兩條極親切上蔡意固好然却只是說見處今且論涵養一節疑古人直自小學中涵養成就所以大學之道只從格物做起今人從前無此工夫但見大學以格物為先便欲只以思慮知識求之更不於操存處用力縱使窺測得十分亦無實地可據大抵敬字是徹上徹下之意格物致知乃其間節次進步處耳論格物致知皆先涵養

答林擇之

此段謂古人自幼便做工夫涵養將去自然

純熟

古人只從幼子常視無誑以上洒掃應對進退之間便是做涵養底工夫了此豈待先識端倪而後加涵養哉但從此涵養中漸漸體出這端倪來則一一便為已物人只如平常地涵養將去自然純熟今日即日所學便當察此端倪而加涵養之功似非古人為學之序也又云涵養則其本益明進學則其智益固

表裏互相發也此語甚佳但所引三傳語自始學以至成德節次隨處可用不必以三語分先後也蓋義理人心之固有苟得其養而無物欲之昏則自然發見明著不待別求格物致知亦因其明而明之爾今乃謂不先察識端倪則涵養箇甚底不亦太急迫乎

古人只論物則形下形上之義

答江德功

此段謂格物必至於物理之盡則吾之知識貫通無有蔽礙

夫天生蒸民有物有則物者形也則者理也形者所謂形而下者也理者所謂形而上者也人之生也固不能無是物矣而不明其物之理則無以順性命之正而處事物之當故必即是物而求之知求其理矣而不至夫物之極則物之理有未窮而吾之知亦未盡故必至其極而後已此所謂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者也物理皆盡則吾之知識廓然貫通無有蔽礙而意無不誠心無不正矣此大學本經之意而程子之說然也

○窮理類

論窮理不必深求之非大學本經之意而

對蓋皆以答連嵩卿問吾之

蓋如必至此段謂窮理未深則不知所行之可否

窮理之要不必深求此語有大病殊駭聞聽行得即

是固然至論然窮理不深則安知所行之可否哉宰

予以短喪爲安是以不可爲可也子路以正名爲迂

是以可爲不可也彼親見聖人日聞善誘猶有是失

况於餘人恐不但如此而已窮理既明則理之所在

動必由之無論高而不可行之理但世俗以苟且淺

近之見謂之不可行耳如行不由徑固世俗之所謂

迂不行私謁固世俗之所謂矯又豈知理之所在言

之雖若甚高而未嘗不可行哉理之所在即是中道

惟窮之不深則無所準則而有過不及之患未有窮

理既深而反有此患也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蓋

惟如此然後可以應務未至於此則凡所作爲皆出

於私意之鑿冥行而已雖使或中君子不貴也

朱子經濟文衡類編卷之二十四終

前集

此段謂天理是仁義禮智總名仁義禮智
是天理件數
天理既渾然然既謂之理則便是箇有條理底名字
故其中所謂仁義禮智四者合下便各有一箇道理
不相混雜以其未發莫見端緒不可以一理名是以

朱子經濟文衡類編卷之二十五

前集

○天理人欲類

論天理仁義禮智之總名

答何叔京

此段謂天理是仁義禮智總名仁義禮智

是天理件數

天理既渾然然既謂之理則便是箇有條理底名字
故其中所謂仁義禮智四者合下便各有一箇道理
不相混雜以其未發莫見端緒不可以一理名是以

謂之渾然非是渾然裏面都無分別而仁義禮智却是後來旋次生出四件有形有狀之物也須知天理只是仁義禮智之總名仁義禮智便是天理之件數更以程子好學論首求之即可見得果然見得則心性仁愛之說皆不辨而自明矣

論天理人欲之異

答胡廣仲

○天理人欲此段謂天理與人欲爲消長善與惡爲盛

衰

竊謂天理固無對然既有人欲卽天理便不得不與人欲爲消長善亦本無對然既有惡卽善便不得不與惡爲盛衰譬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此本豈有對哉至於晉有五胡唐有三鎮則華夷逆順不得不相與爲對矣但其初則有善而無惡有天命而無人欲耳

論人心私欲之蔽

答吳晦叔

此段論都無人欲才方純是道心

人心私欲之說如來教所改字極善本語之失亦是所謂本源未發了之病非一句一義上見不到也但愚意猶疑向來妄論引必有事焉之語亦多未的當蓋舜禹授受之際所謂人心私欲者非若衆人所謂私欲也但微有一毫把捉底意思則雖云本是道心之發然終未離人心之境也所謂動以人則有妄顏子之有不善正在此間者是也既有妄則非私欲而何須是都無此意思自然從容中道才方純是道心必有事焉却是見得此理而存養下功處與所謂純

是道心者蓋有間矣然既察見本源則自此可加精一之功而進夫純爾中間儘有次第也惟精惟一亦未離夫人心特須如此乃可以克盡私欲全復天理儻不如此則終無可至之理耳前書云卽人心而識道心此本無害再作此書忘記本語故復辨之耳

論理欲係義利邪正之間

答陳同父

此段謂但反之吾心則理欲自見

嘗謂天理人欲二字不必求之於古今王伯之迹但

反之於吾心義利邪正之間察之愈密則其見之愈明持之愈嚴則其發之愈勇孟子所謂浩然之氣者蓋歛然於規矩準繩不敢走作之中而其自任以天下之重者雖首肯莫能奪也是豈才能血氣之所爲哉老兄視漢高帝唐太宗之所爲而察其心果出於義耶出於利耶出於邪耶正耶若高帝則私意分數猶未甚熾然已不可謂之無太宗之心則吾恐其無一念之不出於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借義以行其私而當時與之爭者才能知術旣出其下又不知有

仁義之可飭是以彼善於此而得以成其功耳若以其能建立國家傳世久遠便謂其得天理之正此正是以成敗論是非但取其獲禽之多而不羞其詭遇之不出於正也千五百年之間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牽補過了時日其間雖或不無小康而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也若論道之常存却又初非人所能預只是此箇自是亘古亘今常在不滅之物雖千五百年被人作壞終殄滅他不得耳漢唐所謂賢君何嘗有一分氣力

扶助得他耶

論感物而動性之欲

答何倅

此段專論心君宰與不宰有情正情溺之

異

經書中所說欲字以鄙意所見人之生不能不感物而動曰感物而動性之欲也言亦性所有也而其要係乎心君宰與不宰耳心宰則情得正率乎性之常而不可以欲言矣心不宰則情流乎偽陷溺其性專

為人欲矣若夫所謂可欲之謂善蓋指言體元者善之長之意心之所為宰者也要當默識之而不可以言語誨也

○克已類

論已私當克之義

答陳明仲

此段謂已者對物之稱故當克之而復於

理

來書云夫子語仁以克已為要佛氏論性以無心為

宗而以龜山心不可無之說爲非某謂所謂已者對物之稱乃是私認爲已而就此起計校生愛欲故當克之克之而自復於理則仁矣心乃本有之物虛明純一貫徹感通所以盡性體道者由於此今以爲妄而欲去之又自知其不可而曰有真心存焉此亦來

書之語

則又是有心矣如此則無心之說何必全是而不言無心之說何必全非乎若以無心爲是則克已乃是有心無心何以克已若以克已爲是則請從事於斯而足矣又何必克已於此而無心於彼爲此

二本而枝其辭也

論克已之功不可廢

答呂伯恭

此段謂克已工夫切中學者空言遙度之病

所論克已之功切中學者空言遙度之病然向來所論且是大綱識得仁之名義氣味令有下落耳初不謂只用力於此便可廢置克已之功然亦不可便持克已功夫占過講習地位也中間有一書論古人小

學已有如此訓釋一段甚詳幸更攷之然克已之誨則尤不敢不敬承也

論且具再答講學克已之說

答呂伯恭

此段謂程子涵養進學之說爲是

講學克已之功裒多益寡政得恰好此誠至論然此二事各是一件功夫學者於此須是無所不用其極然後足目俱到無偏倚之患若如來喻便有好仁不好學之蔽矣且中庸言學問思辨而後繼之力行程

子於涵養進學亦兩言之皆未嘗以此包彼而有所偏廢也若曰講習漸明便當痛下克已功夫以踐其實使有以真知其意味之必然不可只如此說過則其言爲無病矣

論孔子克已復禮之說

答胡季隨

此段謂藉此排之未得用工要領處

所喻克已之學此意甚佳但云藉此排之似是未得用工要領處近讀知言有問以放心求心者嘗欲別

下二語云放而知求則此心不爲放矣此處間不容
息如夫子所言克已復禮功夫要切處亦在爲仁由
已一句也豈藉外以求之哉未嘗用工要緊氣
論克已須見得一切道理

論下答杜叔高

此段謂不但去輕躁二字

然克已固學者之急務亦須見得一切道理了了分
明方見日用之間一言一動何者是正何者是邪便
於此處立定腳根凡是已私不是天理者便克將去
不但輕躁二字也

木子經濟文衡類編卷之二十五終

前集

息如夫子所言克已復禮
已一句也豈藉外以求之哉

論克已須見得一切道理

答杜叔高

此段謂不但去輕躁二字

然克已固學者之急務亦須見得一切道理了了分
明方見日用之間一言一動何者是正何者是邪便
不叫躡躡二字也凡是已私不是天理者便克將去

